

礼物流动中的身份与秩序

——以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为例

王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打喜”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为庆生祈福而举行的诞生礼仪，凡来参加“打喜”的人都要依据他与喜家的亲疏关系赠送一定的礼物，礼物是人伦情感交流与体现的重要元素。“打喜”仪式中，礼物表现为物，也传达着情，是孩子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身份关系确认，孩子所在家庭与众亲戚、众乡邻之间社群秩序建构的媒介和纽带，具有深藏着情感交流和人际往来的社会化作用。

关键词 清江流域土家族 “打喜”仪式；礼物；身份；秩序

中图分类号 K89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4) 01-0053-06

“打喜”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一个家庭在添丁进口后，为庆生祈福而举办的隆重的庆祝仪式。新生命降临，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家庭、家族和村落的大事。孩子一出生，父亲便要给孩子嘎嘎^①家报喜，接嘎嘎“洗三”，并商定“打喜”的具体时间，土家人把举办“打喜”仪式的人家称为喜家。

“打喜”的正日子，孩子母亲娘家及族人相邀一道，手提肩挑丰厚的礼物前来祝贺，孩子父亲家的亲友邻里届时也带着礼物赶来道喜和帮忙。此时，礼物既是一种物质的体现，也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更是一种关系的承载。孩子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孩子所在家庭与众亲戚、众乡邻之间人伦关系和社群秩序的建构和维护都离不开礼物的馈赠与回赠。如果说“打喜”的活动确立了家庭和社群内部的身份联系的话，那么，“打喜”中的礼物就成为清江土家

人社会关系构建、人际交往扩张的外在表达了。

一、姻亲关系的巩固与再确认

“打喜”仪式尊重并款待的最尊贵的客人是嘎嘎以及嘎嘎一方的亲戚朋友，即嘎嘎客。从嘎嘎进门，到坐席吃酒，再到打喜花鼓，直至嘎嘎离开，嘎嘎始终是活动的中心、关注的焦点。嘎嘎是孩子母亲的母亲，她代表着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保障，嘎嘎与孩子“源与流”的深刻关系决定了嘎嘎送的礼是最重、最实在的，也是最具生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

往常做嘎嘎，要送挑子啊，打摇床啊，里头放的是做的帽子、鞋子、衣服，还有袜子、抱裙、尿布，就搞的这么些东西。小孩子的帽子要做八顶，什么凉帽、狗头帽、尾巴帽子、胎帽，满月了要换，过了季节要换。鞋子有什么猫猫鞋啊，手工做的，用布托的。我那个时候做嘎嘎，

(收稿日期) 2013-08-15

(作者简介) 王丹(1978-), 女, 湖北省浠水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土家族人生仪礼歌唱传统研究”(项目编号: 2013M541131)、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与民族历史记忆研究”(项目编号: 12AZD088)阶段性成果。

^① 嘎嘎(音 gaga): 即外婆, 是清江土家人对外祖母的称呼, 有时也写成“家家”。外祖父称为嘎公, 也有的把外祖母叫做女嘎嘎, 外祖父叫做男嘎嘎。

买了个小孩骑的自行车。^①

从出嫁的女儿怀孕开始，嘎嘎就着手筹办为外孙“打喜”的礼物，她尽其所能，吃的、用的、穿的、玩的，样样都准备齐全。同时，她还要张罗和召集自己一方的亲友一起去贺喜，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也为了增加礼物的数量，提高礼物的质量。嘎嘎和嘎嘎客送来的礼物要整齐地摆放在喜家的堂屋里，供人查看。礼物的多少和好坏成为亲戚邻里当时及日后议论的话题，也是今后嘎嘎一方被人谈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某某家打喜嘎嘎岔（邀请）了多少客来”、“某某去做嘎嘎送了多少挑子的东西”等等。因此，嘎嘎家送的礼物越多，越能显示出嘎嘎家的力量，越能为女儿脸上增光，提升女儿在丈夫心中以及婆家的地位。

礼物直接挑到堂屋放起，他那头（喜家）的支客师^②就来了，就来讲下礼性，说四言八句啊。你爬坡上岭啊，给娃争这么大个光，就这么讲下礼性。打喜做嘎嘎，原来叫做送祝米，^③都是女的去，男的不出门，现在男的还出门送下祝米啊。^④

在清江土家人看来，延续香火是女人的责任，生养孩子是女人的功德，所以，“打喜”送祝米的主力军是嘎嘎一方的女性。尤其是物质匮乏的年代，送祝米就是为了在亲友的援助下照顾月子^⑤，养育新生儿，因此，送祝米送的所有物品都是适用的、具体的，是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尽管这里面寄托了送祝米人的愿望，但是，祝米更直接的还是为新生儿成长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这也显示了以嘎嘎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对于孩子的特殊意义。礼物的物质功能不断传衍，其文化意义随之沉淀下来，共同组成了生命的指向。

孩子的出生缘于男女双方的结合，因此，“打喜”的礼物在婚姻仪式上就开始流动了，孩子社会关系的建立也从那个时候开始了。比如，猪蹄子出现在清江土家人从“说亲”到“打喜”的全过程。在传统土家族社会，男女双方处于相

互了解的阶段时，女方便要选定一个好日子约上亲朋好友在男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到男方家看门户。男方则准备好猪蹄子到女方家，如果女方接受了猪蹄子，说明女方看上了男方。而且，男方要让女方同意嫁给自己，也必须备好猪蹄子，让媒人到女方家游说，直到女方接受猪蹄子，其他男子才不会上女方家求亲。结婚前的三天，男方请人到女方家送礼叫“过礼”，猪蹄子是不可缺少的。婚后的第三天早上，新娘要与新郎一起带上猪蹄子和糖果等礼品回门。结婚的当年，新婚夫妇要给娘家父母和其他需要走动的亲戚拜年，至少要带三只猪蹄子：新娘的父亲母亲一只、新娘的爷爷奶奶一只、新娘的嘎公嘎嘎一只。猪蹄子本身就是清江土家人最珍贵的食物之一，它营养丰富，有发奶的功效，于是在物质功能的基础上便衍生出了象征生命关怀和土家族礼俗规矩的意义。生子“洗三”、“打喜”，少了猪蹄子，就意味着嘎嘎不能干和不知礼，以致影响嘎嘎与女儿的感情，甚至亲家关系。总之，嘎嘎家礼物的备办不仅要为女儿考虑，而且要替孩子着想，还要兼顾到双方家族的面子。

“打喜”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礼尚往来中的一环。婚嫁时，女方接了男方茶食^⑥的亲友在孩子出世以后，必须带礼物送祝米，这叫“一礼还一礼”。接了茶食就是认了亲，到了“打喜”的时候，就要还礼，就要上情，一来二往，感情增进了，关系加强了，男方和女方亲朋好友之间的交流也扩大和深入了。

做嘎嘎还牵涉到结婚的时候。男方到女方那边去娶亲，比如那家姓张，新姑娘出嫁的时候，男方就有茶食，以前茶食就是面条、糖这些东西，现在就是给50、100块钱。就要给张家的姑娘这一族人以及和他们亲的亲戚都要给茶食，甚至大的家族要搞百把家。茶食没有固定的，比如你搞两把面条、一斤白糖。甚至据说家里有钱的就把猪肘给一家一个。给你搞了茶食的，以后“打喜”你就必须要去。到时候，“打喜”的时

① 访谈对象：龙有菊，访谈时间：2010年1月19日上午，访谈地点：湖北省建始县三里乡孙家坝村龙有菊家。

② 支客师：在清江流域土家族地区，主人家办喜事时请的主持和管理家中大小事务的总管。“打喜”时，男支客师统筹安排整个仪程，女支客师主要负责接待客人。

③ 送祝米：也叫做“送竹米”、“送粥米”，都是嘎嘎一方对“打喜”的叫法。据说是竹子开花结的米，对发奶有特效；吃糯米粥能使乳汁稠密充足，有益于母子身体健康。

④ 访谈对象：龙有菊，访谈时间：2010年1月19日下午，访谈地点：湖北省建始县三里乡河水坪村叶定六家。

⑤ 月子：清江流域土家族对产后未满月的妇女的称呼。

⑥ 茶食：男方定亲择期婚嫁时送给女方主要亲戚的礼物。

候，亲嘎嘎一叫，就都要准备去了，所以有时候做嘎嘎一去去几十人。

把茶食是表示认亲，给茶食的人“打喜”的时候必须要去。“打喜”的时候给了茶食的人，比如是他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打喜”的时候他去了，以后嘎嘎家过事还是要去，一礼一搭，就是礼尚往来。^①

从“婚礼”的茶食到“打喜”的祝米，都是强化亲属联系，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介质。这时，礼物不仅仅是礼物，礼物就是人情，礼物就是关系，礼物就是纽带。所以，处在这个知识网络里的人心里明白什么时候送什么礼，还什么情，做什么客。

“打喜”时，嘎嘎一方送厚礼还有补偿女儿出嫁时娘家送的不太丰厚的陪嫁的意思。但最为关键的还在于，这个时候、这个场合，嘎嘎的礼物已经成为各种身份、各种关系生成的外在表达。因此，不管在缺衣少粮的年代，还是丰衣足食的时期，嘎嘎送来的礼物都是婆家及亲朋好友关心的内容。

娘家嫁女儿的仪式没有女儿生子“打喜”那么隆重，背后隐藏着清江土家人对生命的重视和家族延续的关切，隐藏着从娘家人到婆家人的身份转换以及对应的秩序重构。结婚繁育后代，是清江流域土家族十分看重的，只有生育了后代，接续了香火，嫁过来的媳妇及其娘家人才有资格享受一生中至高无上的礼遇，出嫁的女儿才接受得起娘家竭尽所能给予的奖赏，“做了大人”的媳妇也才真正能够在婆家站稳脚跟。

所以，女儿在婆家的身份和地位一方面通过生育行为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娘家在关键时间点上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也很重要，因此，礼物馈赠的轻重与优劣不再是物质本身，而是关系的体现。生育使女儿在婆家赢得了相应的地位和“合法化”的身份，娘家人的脸上有光，娘家人能够与婆家人平等对话，底气更足了。“打喜”的时候，嘎嘎家送来丰厚的礼物进一步强化了女儿在婆家的地位和身份，也巩固了儿女亲家之间的关系。倘若嘎嘎家的礼物寒酸，不仅“做嘎嘎”显出窘态，而且女儿虽然嘴上不说，但心

里却在埋怨，即便是女儿婆家也感觉没有面子。由此可见，嘎嘎家送来的礼物直接而微妙地作用于嘎嘎家与出嫁的女儿、女儿婆家之间的关系，此后女儿与嘎嘎家关系的亲疏基本就取决于此。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乡村，姻亲关系是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打喜”无疑是拓展人际交往的重要平台。嘎嘎客在嘎嘎的带领下来到外孙家，从此构筑起与外孙家及其亲友的联系，多种亲戚关系、乡邻关系、社会关系交错叠加，构成了他们之间以及孩子未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际圈，如此一代代积累，遂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熟人社会。当然，这种叠加的关系也不是无穷尽的。随着新生儿的到来，老嘎嘎^②的地位比不上新嘎嘎了，与老嘎嘎相连的亲友也许就会逐渐退出这个网络圈。正所谓“一代亲，二代亲，三代了”。因此，“打喜”的人情位置也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也会经历淘汰和新生的过程。

然而，儿女亲家的交好关系、姻亲交际的层层累积最终仍是以以后辈子女婚姻稳定、生育顺利为前提条件的。若是婚后多年还未生儿育女，亲家关系也会渐趋紧张，甚至持续焦灼。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生命的孕育生产不仅是一桩可喜可贺之事，更重要的是，它更为紧密而有效地联系了两个家族。而家族之间关系的密切与巩固主要通过“打喜”来展现和实现。“亲情仅有血缘上的联系是远远不能成为人们一种难舍难离的情感的，它还需通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密切交往和联系，才能由人们之间生理的联系升华为一种崇高的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使血缘亲情显得更加其乐融融，从而可以进一步强化人们对宗族的归属感和责任感”。^{[2] [P. 49]}

二、社群关系的和谐与再强化

“打喜”不是一家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乃至两个村落的事情。在正日子来临之前，喜家除了做好物质上的准备以外，还要进行人员的邀请和安排，以便“打喜”的各项事务有条不紊，顺利圆满。特别是要请一男一女两位熟知礼仪、善于管理、能说会道的支客师，以及六合班^③、

① 访谈对象：吕守波，访谈时间：2010年1月21日上午，访谈地点：湖北省建始县三里乡小屯村吕守波家。

② 老嘎嘎：清江流域土家族对孩子父辈、祖辈等长辈的嘎嘎的称呼。

③ 六合班：负责吹打乐的乡村乐队，由六人组成，其中两人吹唢呐、号，一人负责马锣和镲子，一人负责钹，一人负责锣、梆子和鼓，一人放鞭炮。乐器还有云锣、箫、笛等，所有这些统称为“家业”，吹奏乐器的人称为响匠，敲打乐器的人称为师傅。

焗匠^①和负责各种事宜的人员，这些人必须在“打喜”前一、两天全部到位，并由支客师分工，调配妥当。有的时候，人多事杂，喜家便全村总动员，乡亲邻里一来做客，二来帮忙。

作为喜家来讲，既然接嘎嘎来“打喜”的话，那就肯定要做很多准备。既要杀猪，也要宰羊，还要接响匠、焗匠、支客师这些人。我们这儿办个喜事的话，简单点儿的话，也还是要花个几千块、万把块钱。比如，后天整喜酒，明天下午喜家就要挨家挨户地去接所有帮忙的人，一是热闹，二是帮忙。乡亲邻里听到喜家的话，心里还是蛮欢喜。晚饭的时候，支客师就逐个逐个地分工。焗匠要认真把菜搞好，响匠要把家业打好，管账的啊，筛茶的啊，添饭的啊，清洁的啊，方方面面都要搞得清楚明白。^②

清江流域土家族有“一家有事，众家帮助”的传统，尤其是结婚、生子、建房、丧葬等礼仪活动。在办红喜事时，喜家要主动去接去请。在邀请的人员当中，首先是自家本族的亲戚，这时他们既是客人，又是主人，所以他们送的礼要重些，帮的忙要多些。一个家族里，什么时候由谁送什么礼帮什么忙是有讲究的，本族的亲戚也十分乐于帮忙送情。其次是平日里与喜家关系好的、能干的人，喜家根据他们的才能安排他们做一些具体事务，另外还有村里的其他乡亲们。参加“打喜”仪式的亲朋好友、乡亲邻里都要送礼，有的是实物，有的是现金，但都是人情。礼物是实现族亲和村民交往与联系的媒介物。通过礼物，人与人被联结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构成了生活互助的共同体和文化共享的统一体。

在“打喜”的正日子里，每有来客，喜家迎宾的人率先放一挂鞭炮，响匠师傅吹奏起欢愉的迎客调子，男支客师高喊着“来客哒，传烟倒茶哦”，客人则笑容满面地走进屋里，对新生儿的父母、祖父母拱手说着“恭贺”、“恭喜”之类的吉祥话，进房间看看孩子，三、五个人邀约着往礼房“写账”，也就是“上人情份子钱”，亦称为“上礼柜”。喜家通常会请一至两个能读书写字、管钱管物，且值得信任的人担任礼房先生。礼房先生的职责就是翔实记录所有来“上

人情”的人的姓名、所送礼物以及与喜家的关系等，并精心保管好所有礼物。客人送了礼，礼房先生写了账，并代表喜家回敬他一份小礼物，如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这不仅是喜家对客人的一种感谢，也代表着客人已经上了情。

“打喜”这个活动，除了亲戚是送礼的，村里的人一般都来。过去的那个时候，你不送钱，起码有黄豆，面条，鸡蛋啊，鸡子啊，腊肉，猪蹄子啊，都送。我记得有个记账的，报账的喊黄豆五斤，豆腐一个。^③

在中老年人的记忆中，先前“打喜”的“人情”更多的是实物，是来自山里、田里、地里的物产。如今的人情账本上记录的基本是金钱的数额，实物已经很少见了。礼房先生是请来帮忙的人，他并不完全清楚所有客人与喜家的关系，所以写账的时候他都要询问并标明这个关系。“打喜”仪式结束以后，喜家要仔细查看人情账本，了解哪些人来了，哪些人没有来，来了的人送了什么礼物。礼物有轻重之别，礼物的轻重就是人情的轻重，就是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也反映出各自经济实力的强弱。从这个层面上说，“打喜”仪式中的人与礼物具有阶序性，人情账本也记录了新生儿家庭人际关系的状态和变化。

查完账本，喜家要将其妥善保管起来，一则作为今后回赠礼物的依据，一则作为“打喜”的纪念和见证。“礼单就像相册一样可以作为人们生活历程中的里程碑或者甚至是纪念碑，由于一个里程碑具有仪式意义而且值得在多年以后回顾，它必须以相称的方式精心制作。”^[3]人情账本更是喜家在当地为人的最好证明，也是其人际网络网络的彰显。

说礼物是人情的纽带，是人际交往的媒介物，指的是它具有的社会功能。实质上，“打喜”中亲戚或乡邻送的礼物根本上是帮助新生儿家庭渡过生命中的特殊阶段，一则实际的问题，二则传递彼此的心意。毕竟在举办大型仪式活动的时候，家庭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众亲戚、众乡邻在特殊的时间给予集中性的帮助，就能够缓解对于家庭、家族乃至社群的压

① 焗匠：清江流域土家族对厨师的称呼。

② 访谈对象：覃孔豪，访谈时间：2010年7月18日下午，访谈地点：湖北省长阳县渔峡口镇双龙村覃孔豪家。

③ 访谈对象：戴曾群，访谈时间：2009年12月6日晚上，访谈地点：湖北省长阳县民族文化村。

力。也就是在如此的往来流动中，生活得以和美，关系得以发展。诚如利奇所讲，“互惠的义务感是我们所同属的社会系统的共同的感情表示。……以回礼的方式将表明某些有关我们相互关系的事情。”^[4]

礼物的流动专注于“打喜”的人家，即礼物的馈赠。清江流域土家族给某个人或某个家庭赠送礼物，不一定立刻就收到相应的回赠。一般来说，礼物馈赠方与受赠方都会把某个时刻发生的礼物赠受记在心中的账本上，在日后的交往中，受赠方会寻找恰当的时间和场合回赠相应的礼物，回赠的礼物既可以与先前接受的礼物同类，也可以赠予不同种类的礼物。从这个角度而言，礼物的馈赠就是将现在拥有的钱物存放在他人家中，到了自己家中出现相当的事情，举办相当的礼仪时，受赠方均要回赠相当的礼物。因此，礼物的流动就是人情的流动，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动态运行。“打喜”时，孩子父亲一方和嘎嘎家各自都有一本账，当送礼的亲戚、朋友和乡邻有事的时候，礼都是要还的。“打喜”的礼物“并非纯粹的物理之物，几乎所有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礼物交换行为都是为了建立某种社会关系”^[5]。“打喜”的礼物具有动态运行的特点，它并非重复的、重叠式的，而是在不断地淘汰，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延展，不断地重建一种社会关系。因此，礼物代表的是一种人伦情感、一种关系状态。

“打喜”中礼物的流动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反映。在以礼物为媒介的人情往来中，社会关系亦随之流动和变化。正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人际互动得以强化，社群秩序得以整合。所以，从这一层面上讲，礼物在馈赠与回赠之际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实现着村落社会的聚合和团结。礼物的流动不是物品的流动，而是情感的流动。尽管在流动中，礼物有优劣之别，多少之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人们之间的阶序关系，但是，礼物流动的价值应该是差级性的对等。在另外的时刻，喜家向曾经发生礼物关系的人家回赠礼物时，一定要比当初馈赠给自家的礼物要多一些，好一些，此时的礼物又不只是象征着情感和关系。但是，无论出现何种状况，“打喜”仪式对于所有参与者来说最终是一种互惠，互惠的不仅是礼物，更多的是情感和关系。

“一件礼物显示了送礼者和受礼者之间的关系，礼物表达、联结和创造了社会关系，有超出礼物的物质价值以外的价值。”^{[2] P.49)} 送礼、受礼、回礼，人们的礼物馈赠遵循的是一种互惠的原则。这种原则不仅要求物质上的馈赠，更体现在礼物馈赠的精神层面。在“打喜”仪式中，馈赠方借助赠送的礼物既显示自身的经济能力，也表达对新生儿及其家庭的情感关怀。对于受赠方而言，在重大事情或关键时刻能得到他人，特别是自己亲朋好友的馈赠，既获得了物质上的赠予和援助，更得到了心理上的慰藉和鼓舞，这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社会地位和人缘关系的最佳反映。“仪式性送礼给地位与关系的显示提供了一个特别的场所，是一个人能够动员的关系资本的可见证明，与参加者更为亲近、数量也较少的非仪式性的馈赠场合不同，在仪式性的礼物交换中反映出来的网络，真实而具体地表现了某家社会关系的总体。”^[7]

“人情无大小，人到人情到”^[8]、“人情大如天，有时逼得癫”^[9]，这些俗语形象地表达了清江土家人以情感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喜”仪式提供了一种共享的境界，村落或聚落的所有人都来参加，所有人都在这里都得到了满足。因此，“打喜”一方面增强了亲属联系与乡邻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因为有情，“打喜”充满了情感依恋；因为重情，“打喜”充盈着心灵关怀。

结 语

作为人生的开端仪式，“打喜”活动中的身份关系清晰确立，社会秩序张弛有度。在这个仪式上，所有的元素都能调动人们的情绪，也使与“打喜”仪式相关的意义得到加强。“打喜”仪式在清江土家人那里一代又一代展演，成为他们一种记忆深刻的身体行为和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民族象征和集体无意识的行动。

“打喜”中礼物的馈赠是一种社会援助形式，具有相当强的社会支持功能，但它又并非是物质上简单的互置互换，而是具有深藏着情感交流和人际往来的社会化作用。在礼物流动中，清江流域土家族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眷恋、道德关怀和感情联系有了充分地展现和表

达。在这里，礼物的性质不全是实用的，更内化为人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将礼物馈赠双方紧紧地连在一起。

“打喜”礼物的流动已从以家族亲属为中心的人群扩展至有着共同居住环境、从业方式等的人群之间。先前，清江土家人由于“山大路远人口稀”需要互相协助共同生活，因而相对聚

居在一起的人交往非常密切，就如同一家人。现今，清江流域土家族年轻人纷纷走出山寨，开创新的事业，也结识了更多的人，拥有了更多的关系。因而，今天“打喜”仪式的举行意义不仅在于新生儿社会身份的确认和建立，更在于梳理和重置与之相关涉的所有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业缘关系的层次和秩序。

(参考文献)

- (1) 刘世奎. 论族居村落的人际关系及其变迁 [J]. 江汉论坛, 1996 (1).
- (2) [美] 阎云翔 (李放春, 刘瑜译). 礼物的流动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3) [英] 利奇著 (郭凡, 邹和译). 文化与交流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
- (4) [法] 马塞尔·毛斯 (余碧平译). 社会学与人类学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123.
- (5) 庄孔韶主编. 人类学通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105.
- (6) 邓贵艾, 刘启明, 向贤荣主编. 巴东民间谚语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12.
- (7) 侯明银编. 民间谚语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263.

Identity and Order Reflected in Sending Gifts ——Taking the Ceremony of Daxi of Tujia Ethnic Group in Qingjiang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WANG Da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Daxi is an activity of Tujia ethnic group in Qingjiang River Basin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a new baby. All the people who come to the celebration will send gifts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family of the new-born baby. Sending gift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ress feelings among people. In the celebration , gifts can both identify relations between the baby and th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 and link the family of the baby with relatives and neighbors. They play the role of socialization in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Tujia ethnic group in Qingjiang River Basin; the ceremony of Daxi; gift; identity; order

(责任编辑 苏日娜)